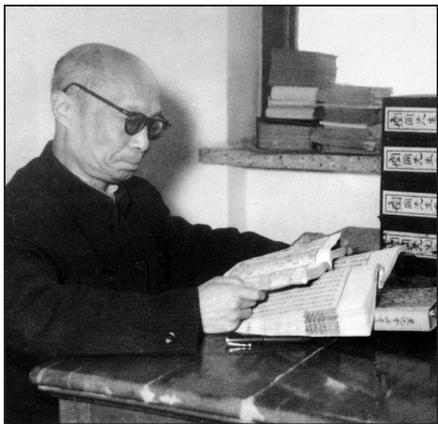


“活字典”刘盼遂教授

○肖 凤

编者按：刘盼遂（1896—1966），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学家。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1925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生考试中，以一甲名次考入，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先哲。1928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河南中州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1946年起，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当时称北平师范学院）教授。

20世纪50年代初，古老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里，聚集着多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他们的专业素养一流，为人却很低调，从来不会“炒作”，只知道踏踏实实地做学问，学生们受益匪浅。不幸的是，1957年忽然来了一场现在已是人所共知的“阳谋”；更不幸的是，来北京师大“领



刘盼遂先生

导”这场运动的一个大人物，是现在也已人所共知的“整人”能手，“文革”结束后才听说，他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师大重点打教授，北大重点打学生。

于是乎，我们的多位老师都惨遭毒手。刘盼遂先生绰号“活字典”，是训诂学专家。其他大学的教授有不认识的古字，也要来请教他。他有句名言：“书必读秦汉”，从来不读当前的报纸，竟然不知道有《人民日报》，被迫开会时，他就沉默，沉浸在故纸堆里，不关心“时事”，这样的生活方式，使他逃过了1957年的一劫。他是“文革”开始后倒下去的，此事后面再表。人不可貌相这句俗语，在刘先生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50年代中期，我们上课有固定的教室，在文史楼二层。不像有些学校的学生那样，需要提着空饭盒在校园里奔跑着换地方听课。每逢课间休息的时候，我都会离开教室，到走廊里转转，换换空气，放松一下。每当我走到系办公室门口的时候，总能够看见屋里有一个老头，他的个头不高，带着一顶蓝色布帽，穿着一身洗得泛白的蓝布中山装，典型的老工人模样。

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镜片厚得像啤酒瓶底。他常常提着两只暖水瓶，左手一只，右手一只，去锅炉房为办公室打开水。有时也会站在办公室的门里，认真地端详脚步匆匆、来来往往的大学生。看惯了盛装华服的教授，年轻而浅

□ 人物剪影

清华大学研究院第一批新生名单		第一批		姓名		籍贯	
一	顾时邀	河南	颍川	二	安其昌	安徽	桐城
三	程揆	浙江	嘉兴	四	徐中舒	四川	新都
五	朱自清	江苏	东海	六	朱东润	浙江	嘉兴
七	王力	河北	高阳	八	王献唐	山东	博山
九	刘师	江苏	盐城	十	刘师	江苏	盐城
十一	刘师	江苏	盐城	十二	刘师	江苏	盐城
十三	刘师	江苏	盐城	十四	刘师	江苏	盐城
十五	刘师	江苏	盐城	十六	刘师	江苏	盐城
十七	刘师	江苏	盐城	十八	刘师	江苏	盐城
十九	刘师	江苏	盐城	二十	刘师	江苏	盐城
二十一	刘师	江苏	盐城	二十二	刘师	江苏	盐城
二十三	刘师	江苏	盐城	二十四	刘师	江苏	盐城
二十五	刘师	江苏	盐城	二十六	刘师	江苏	盐城
二十七	刘师	江苏	盐城	二十八	刘师	江苏	盐城
二十九	刘师	江苏	盐城	三十	刘师	江苏	盐城
三十一	刘师	江苏	盐城	三十二	刘师	江苏	盐城
三十三	刘师	江苏	盐城	三十四	刘师	江苏	盐城
三十五	刘师	江苏	盐城	三十六	刘师	江苏	盐城
三十七	刘师	江苏	盐城	三十八	刘师	江苏	盐城
三十九	刘师	江苏	盐城	四十	刘师	江苏	盐城
四十一	刘师	江苏	盐城	四十二	刘师	江苏	盐城
四十三	刘师	江苏	盐城	四十四	刘师	江苏	盐城
四十五	刘师	江苏	盐城	四十六	刘师	江苏	盐城
四十七	刘师	江苏	盐城	四十八	刘师	江苏	盐城
四十九	刘师	江苏	盐城	五十	刘师	江苏	盐城

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批新生名单（1925年，清华大学档案馆提供）

薄的我误以为，他可能是系里的工友。大二的时候，我们的课程表上出现了“训诂学”的字样。这门课的名字很新鲜，大家都坐在位子上静等。上课铃响后，走上讲台的，竟然是经常为系办公室打水的那位老头。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他开始讲课了，原本木讷的表情渐渐地生动起来，他把一个又一个生僻的古汉字写在了黑板上，他对所书写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感情，仿佛这些字都是他的孩子。他讲它们的来历，讲它们的读音，讲它们的涵义，讲它们的变化和演进，讲此字与彼字的比较，等等。他爱他写下来的每一个古字，他赋予每一个古字一段故事，当他讲述它们的故事时，他的神采飞扬，使我这个本来对古字缺乏热情的学生，也被感染得兴趣浓厚起来。记得他给我们讲解，为什么

古代烽火台警告敌情出现的时候，要烧狼粪。因为用其他物质做燃料，冒出来的烟经不起风吹，刮风的时候，烟会被吹弯，风大的时候远处看不见；只有狼的粪，不管风有多大，它冒出来的烟，永远是笔直的。他还给我们讲：为什么在封建时代，皇帝死称“崩”，诸侯或大官死称“薨”，而百姓去世称“死”。因为皇帝死了如“山崩地裂”，动静极大；大官死了如“山鸣谷应”，动静也不小，但不敢与皇帝比肩，一定要比皇帝小些；百姓离世，如同把一瓢水洒在沙地里，“丝”的一声，响过就完了。所以才有“崩”、“薨”、“死”之分。等等，等等。

刘先生的生活方式很保守，他的家在城里，独门独院，平房。50年代中，师大的院子里盖了6幢小红楼，每幢2层，请12位资深教授入住。校方请刘先生搬进来，刘先生谢绝，理由是：他和他的夫人都不习惯住楼房，另外，他的书太多，楼里放不下。我毕业后，再也没有见过刘先生，我从事的工作也与训诂学不沾边，我只是刘先生的众多学生中的普通一员。可是，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刘先生讲课时的音容笑貌，仍然如在眼前。

我离开母校后7年，“文革”爆发，不久，就传来了刘先生自杀的消息。“红卫兵”小报上登载着刘先生“自绝于人民”的流言蜚语，真实的情况却不得而知。若干年之后，才有老同学告诉我，原来是一个当时炙手可热的“青年历史学家”，觊觎刘先生的珍贵藏书，命令师大的“造反派司令”带着红卫兵去刘先生家里抄家，把刘先生视为生命一样的书籍全部拉走了。刘先生受不了这个打击，在自

家的水缸里自尽了。我对刘先生充满了敬意，不仅是因为他的学识渊博，他的认真、细致、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刘先生还让我悟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看人不能看外表，一个外表并不出众的人，他的内涵和修养很可能是非常出类拔萃的，这是20岁时的我从刘先生身上学到的另一种学问。从此以后，我便坚持着这个“阅人观”。刘先生学富五车，不攀附权贵，也从不炒作自己，讲课时深入浅出，没有不知所云的哗众取宠。虽然我只是他的一名普通学生，我愿意把他的英名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这位大学问家的命运。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3年8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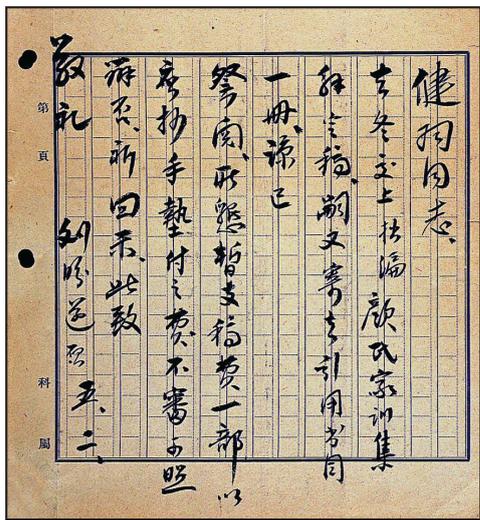
附

刘盼遂先生传略

徐 锋

刘盼遂，名铭志，字盼遂，后以字代名，1896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出身于河南信阳淮滨县芦集乡刘套村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卒于1966年。生前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级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会员。

刘盼遂的童年和少年在家塾中度过，接受读经教育。他自幼好学，并能诗善文，所作诗文，一言一语都独运匠心。1916年，入开封第二中学读书，国文成绩甚佳。1921年专程赴考入山西大学，后因与同学办诗社，违反“校规”和同学多人皆被开除。嗣后，他执教于山东菏泽女子师范、曲阜师范等校。1925年，清华设立了国学研究院，盼遂以第一名考入该院，



刘盼遂信札，致中华书局原哲学组严健羽先生

为首届研究生。同学中有吴其昌、谢国桢、王庸、徐中枢等人，在导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大师指导下学习。1928年毕业回到河南，任中州大学教授，开《说文》、《尔雅》等课，次年，应徐旭生之约，到北平女师大任历史语言研究员兼河北大学教授。以后，又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河南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北平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1966年8月，被红卫兵揪斗致死。

刘盼遂一生从事教育工作，讲学于全国近十所高校，前后共约40年之久。教书之余，他又从事著述，先后发表在《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女师大学术季刊》、《北平图书馆馆刊》、《国学论丛》、《实学》等报刊杂志上的论文数十篇。他学问很广，凡经学、小学、史学、文学、考古、校勘、目录等无不涉及。其

□ 人物剪影

全部学问可以用“博雅”二字概括。特别在音韵、文字、训诂方面为学术界称道。他在国学研究院学习时，就在《国学论丛》、《实学》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崭露头角。他曾辑有《文字音韵学论丛》一书，收集他已发表的论文20篇。他编撰的《段王学五种》一书，搜集、整理了段玉裁、王念孙的文章，并为段、王编了年谱，这部书对研究段、王学有重要参考价值。

刘盼遂精于小学，其学术成就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在于他把小学及音韵、文字、训诂等方面的学问用到笺释、校勘、伪辨、辑佚、考古等方面来。他的《论衡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世说新语集解》（此书文稿不幸在“文革”中遗失）等论著，都是这方面成就的表现。他的学识之博，读书之广，很有王国维的影迹。从经、史、子、集到戏曲、小说无不阅读，敦煌词曲到民俗方言无不了解，博闻强志，触类旁通。他之为人也很像王国维，他不善言谈，很少参与社会活动，专心致志于书案工作。

刘盼遂治学勤奋，每天手不释卷，几十年如一日。同时，他对地方志也颇有研究，对子书和历代诗文集也很熟悉。他受朋友之托，主纂了《长葛县志》和《太康县志》，以“体例颇严，记载详而有法”，“搜集材料尚称详”、“终不失为佳构也”为人所赞誉。在河南大学任教期间，他又兼编《河南通志》民族、宗教两门，另外，还与郭预衡教授合编《中国历代散文选》，被教育部选为高等院校通用教科书。

刘盼遂还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思想。

日本占领北平期间，他在燕京大学教书，曾出于民族气节，拒绝参加团契的礼拜活动，因此受排挤离开了燕京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期，他在辅仁大学教课，生活十分清苦。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机关“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发起编纂《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次邀请他参加，但他深明大义，宁可受饥寒，也不给他们写一个字。当时刘盼遂两个孩子正在患病，因无钱医治，竟致夭亡。

刘盼遂十分注重对后学的培养，他毕生致力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培养过很多学生，现在已经成为许多大学中文系的骨干力量。他还多次将自己的藏书赠给学生，常慷慨解囊为学生买书。

刘盼遂平素生活俭朴，吃穿也很简单。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曾问过他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我生活很好，没有困难。”对于他来说，读书是第一需要。他每月收入除了极有限的生活费外，全部用来购置书籍。他的藏书占了七间房子，其中有各代善本多种，并珍藏有全国仅有的宋版《十三经注疏》一部，堪称国宝。他曾说：“我爱书如命，活着与书共存，死了不能与书同亡。这些书就捐给学校和国家。”可是，他的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在“文革”破四旧时，大部分书籍被毁。1966年8月，刘盼遂先生被造反派迫害致死。

1978年9月19日，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作出决定，为刘盼遂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他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徐锋，河南淮滨县人，1961年出生，中共淮滨县委政研室工作）